



Gossip

闲话栏之争

【英国】马克·奥尔登著 周文标 王新沂 李婷译



闲话栏之争

【英国】马克·奥尔登 著
周文标 王新沂 李 婷 译



Gossip

Marc Olden

译自英国哈姆林出版公司1979年版本

闲话栏之争

【英国】马克·奥尔登著

周文标 王新沂 李 婷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海门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2.5 插页2 字数265,000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70册

ISBN 7-214-00059-8/I·12

统一书号: 10100·902 定价: 2.35元

译者前言

《闲话栏之争》是一部反映当前美国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它以一名闲话栏作家在美国纽约等大都市的调查活动为线索，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政客、出版商、记者、演员、警察和黑手党分子等，为读者提供了一幅美国当今社会的生动画面。

小说主人公安东尼·伯特是六十年代初期的大学生，由于受到当时理想主义思潮的影响，在校期间就立下了自主命运、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但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当上了一名自由调查记者，后来又应聘成为闲话栏作家。一晃十几年，他非但没有主宰自己的命运，改造社会，反而迭遭劫难，历尽坎坷。

无论是当自由调查记者，还是应聘成为闲话栏作家，伯特势必都要接触社会的阴暗面，都要面临传统的、保守的、乃至腐朽的种种势力的阻挠与挑战。是为自己沽名钓誉而不惜歪曲事实真相，还是信守职业道德，为伸张正义而造舆论？作者正是把伯特置身于这种对立的斗争漩涡之中，通过他的言行和爱憎，来丰富这个人物的形象。例如，伯特为了一名妇女的冤案，讲了公平话，结果反而受诬被关了起来，但他并不气馁，在以后的“闲话”专栏中，依然坚持不弄虚作假，更不把揭露他人隐私作为抬高自己名声的手段。

蒙默思在伯特濒于山穷水尽的时候找他当闲话栏作家，

使伯特再次萌发苦干成名、出人头地的思想。到了纽约后，伯特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改观，老板又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但这一切并不是白送的。蒙默思一心要扩大报纸销量，赚大钱，极力催促伯特拿出能招揽读者的专栏文章。为此，伯特不但要为了收集具有刺激性的材料而四处奔波，而且还要被迫干违背职业良心的事。他恨自己，但又无法摆脱合同的约束。从伯特对蒙默思的这种既有依附，又有抵制的关系中，人们可以看到当前美国年轻的一代所面临的正义与邪恶、革新与保守、职业良心与损人利己等等冲突，从而使伯特的性格更加立体化。

再从伯特对待莫尼卡的态度，也显示出主人公对生活、爱情持有一种真诚、现实和富于理智的感情。

莫尼卡是蒙默思派给伯特的助手，并负有暗中监视伯特的使命。可是在接触中，莫尼卡渐渐爱上了他。伯特也因为莫尼卡使他的工作非常顺利而觉得离不了她。当他知道莫尼卡在背后出卖他时，起初非常气愤和痛苦，后来想到，莫尼卡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不然她就要被解雇，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在社会上挣扎，也就心平气和了。再加上莫尼卡怀着赎罪的心理冒险保护伯特的材料，不幸负了重伤。她终于以实际行动感动了伯特，使伯特尽释前嫌，两人重修旧好。这段纠葛，既进一步深化了主人公的性格，又极富人情味，读来亲切可信。

此外，作者笔下的达西，冷酷无情，目空一切；副国务卿范莱厄才华横溢，老谋深算，都写得有血有肉，并起着衬托主人公形象的作用。

纵观全书，作者就是通过这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展

示出当今美国社会的种种矛盾。小说既对主人公伯特的正义感、进取精神、职业良心和对生活的爱等寄予同情，又对主人公因受环境制约力不从心而感到惋惜。作者运用多种色彩的画面组合，重申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一主题，这是有借鉴作用的。

这部小说在写作技巧上也颇有特色，首尾两处处理得尤富艺术性。小说开头就写伯特手捧一尊旧奥斯卡像，满心欢喜地住进了洛杉矶市的“大使”旅馆。紧接着就以这尊旧像为轴，巧妙地展示了伯特受聘后的心境。这尊旧像是他花十五美元从一家当铺里买来的，而当时他兜里仅剩二十美元。恰恰就在那天下午，蒙默思与他签订了合同。这突如其来的美事，使他喜出望外。他感到这一切都是买了奥斯卡像之后才得到的，所以这尊旧像自然也就成了伯特时来运转的象征。为了进一步加强艺术效果，作者又用复杂而精致的现代感应性手法把伯特推入三种相互交织的情绪之中：先是憧憬未来，觉得人生的转机到了，今后的道路充满光明；尔后是回忆往昔的辛酸经历；最后是思忖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和女友庆贺一下自己交上的好运，过好这辞旧迎新的最后一宵。通过对这三种情绪的渲染，伯特的喜悦心情得到了强烈的映衬。

小说最后一章是全篇故事高潮过后的一段尾声，作者用了一个富有悬念性的结尾。经过一番周折，伯特同时掌握了范莱厄幽会的录音带和“欣得战争”的真相材料。在对这两发“重磅炮弹”的处理上，按常理，把这两件丑事都揭露出去也许是最顺理成章的。可是作者偏偏没有这样做，而让伯特把录音带毁掉。这不能不说是费了一番苦心的。仅揭露

“欣得战争”的真相，体现和完成了全书的立意，而将录音带一事隐藏起来，则是将这一问题作为美国上层社会的症结留给读者去回味，这不仅符合伯特的人物性格，而且还使他的形象更趋饱满，不失为点睛之笔。

当然，小说也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如对范莱厄似乎有点偏爱，多处叙述带有吹捧的味道；小说前半部写得有些琐碎，还有某些章节的写法显得缺乏文采等等。

《闲话栏之争》已被改编搬上银幕。小说的中译本首次刊登于《译林》外国文学季刊1986年第一期，由于版面限制，曾作某些删节，这次出单行本，作了部分补充，以飨读者。

主要人物表

- 伯特·安东尼 纽约《考察家世界》报闲话栏作家
- 哈罗德·蒙默思 纽约《考察家世界》报老板
- 莫尼卡·霍兰德 伯特·安东尼的助手
- 罗宾·伊安·达西 《纽约先锋日报》闲话栏作家
- 约翰尼·盖尔布 罗宾·伊安·达西的女友
- 吉尔·范莱厄 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
- 雷纳塔·扎卡里 美国副总统夫人
- 克莱尔·诺埃尔·钱德勒 华盛顿社交界的女名人
- 艾伦·保罗·班纳 弗吉尼亚州参议员
- 亚当·丹齐格 佛罗里达州参议员
- 唐纳德·雷蒂格 飞行员
- 亚瑟·拉钱斯 联邦调查局特工员
- 卡迈因·迪纳尔第 黑手党奥古斯蒂诺·邦尼蒂家族的军师
- 理查德·奥尔多·休托里（化名里奇·斯威特） 邦尼蒂家族士兵、枪手
- 丹·爱因斯坦（化名吉卜赛） 窃听器

调查记者伯特·安东尼住进了威尔希尔大街的大使旅馆，这是他自己离开洛杉矶前最后一晚的庆祝。他手里只拎着一只棕色的纸袋，里面装着一尊奥斯卡塑像。这尊裂纹斑斑、色泽退尽的塑像还是他一个月前在洛杉矶闹市区一家当铺里花十五美元买来的。从那时起，他就把这尊塑像视为带来好运的护身符。伯特买塑像时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囊中只剩二十美元。可就在当天下午，一个名叫哈罗德·蒙默思的英国人突然打电话找他，问他是否愿意前往纽约为一家报纸撰写闲话专栏文章，周薪为一千美元。

听到这一聘请，伯特不胜惊愕，半晌说不出话来。他频频点头表示同意。电话线另一端的蒙默思自然看不见这一切，就又问了一遍。伯特好不容易才稳住了神，回答说愿意。

奥斯卡，带来好运的护身符。它的出现意味着伯特从此将摆脱困境而踏上生活的坦途。伯特就是这么认为的。蒙默思是个出版商，世界上七个国家有他办的报纸。他刚买下《纽约考察家世界》报的全部产权，今后伯特要为之撰写闲话栏文章的就是这份报纸。蒙默思预付了两周的薪金和去纽约的路费，这就是说，他伯特从此再也不会沦为银行的透支户，也不会拖欠房租了。这些都是奥斯卡带来的。

因为有了奥斯卡，伯特从此不必再为躲避收款代理人那

帮恶棍的敲诈勒索而每天易地停车了。奥斯卡使伯特结束了报酬微薄、荆棘丛生的自由调查记者生涯，开始一个报酬优厚而固定的职业。

奥斯卡还意味着他将告别加利福尼亚。年初，就是在这里，报社的编辑和政客们串通一气，扣发了伯特耗时近三个月写成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本来也许可以使一个身陷囹圄的无辜妇女重获自由，至少也许可以使她得到重新审判的机会。只因伯特是个自由调查记者，公用电话间和小汽车的前座常是他的办公室，扣发伯特的文章简直易如反掌。伯特既无有势力的报社作后盾，也无人解囊相助。在他因这一报道纠纷而锒铛入狱后，更没有一群声名显赫的律师为他的出狱而奔走。

感谢奥斯卡，眼下的伯特已经有了后台。哈罗德·蒙默思要聘请他到纽约去，使他成为明星。成为蜚声美国的作家。伯特与蒙默思签订了一份为期半年的带额外开支津贴的合同，还配了秘书，雇了助手。如果合同期满时蒙默思感到满意，伯特还可以续订一份为期两年的新合同，酬劳也保证逐年增加。伯特的全部工作就是为蒙默思提供富于刺激性、能引起争议的文章，以扩大报纸销售量，吸引读者，尤其是招徕商人出资登广告。

大使旅馆坐落在一块约有三十英亩大小的庭园当中，景色宜人，四周长满了高大的棕榈树，树叶被加州的烈日炙得枯黄。今晚在大使旅馆过夜，这使伯特益发清晰地回忆起遥远的黄金时代。

尼基塔·赫鲁晓夫曾在这里下榻，还有尼尔·阿姆斯特朗、约翰·肯尼迪和亨利·杜鲁门。就在这里，罗伯特·肯

尼迪遇刺身亡。这事对伯特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暗杀事件发生时，伯特还是大学三年级学生。这可怕的噩耗把他的心撕成了两半。悲痛促使他挥笔写了两篇文章投至校刊，字里行间充满了发自肺腑的谴责、痛苦和忧虑。洛杉矶一家报纸和国内一些报纸转载了这两篇文章。十天之后，伯特结了婚，离开学校，当了一名自由调查记者，不受任何报纸或杂志的约束。

婚姻维持了两年就破裂了。然而整整十年后，他才脱离调查记者这一行。

大使旅馆在伯特心里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他觉得对他来说，辞旧迎新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在大使旅馆度过临别前的最后时光。

伯特手捧护肤霜、牙膏、除臭剂和一把小巧的塑料柄剃刀向浴室走去。这些小玩意儿都是他在旅馆卖品部买的，他自己所有的物品都已运往纽约。明天早上他将带着身边唯一的财产——奥斯卡像和一张头等舱飞机票走出这房间，飞往大都市纽约。这一切全靠哈罗德·蒙默思的力量。蒙默思正张开双臂等着他去呢。

伯特站在浴室的镜子前咧开嘴笑。经过十年的奋斗，他终于时来运转了。金钱，显身扬名的机会，终于来了。他今年三十岁，瘦长的个子差不多有六英尺高，左眉梢有两处小小的疤痕，鼻梁有点歪，那是在六十年代的一次学潮中被警察用警棍整的容。褐色的头发从中间梳向两边，披到衣领边。他是个自由职业者，不受他人左右，当然也不在乎留长发会遭什么非议。伯特精通业务，是个杰出的记者。他写的报道和文章发表在全国多种刊物上，还得过各种各样的奖

品、奖章和奖状。然而他却心甘情愿地抛却这一切。正如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笔耕者中只有傻瓜才不要钱。”现在伯特正站在生活的十字路口，他当傻瓜已经当够了。

伯特还想起了贝弗利山庄^①的马球休息室。在接到蒙默思电话的第二天，伯特就在那儿和他见了面。

蒙默思五十二岁，个子不高，衣着考究。他的下巴向后缩，警觉的褐色眼睛几乎很少眨动，暗棕色的头发向左边斜分，梳理得一丝不乱。他穿着华贵的老式三件一套的灰色毛料西服，一条式样古老的怀表链斜垂在胸前。他总是那么客客气气，从不疾言厉色，但人们仍然不难看出他是个能绝对控制自己和他周围一切的人。伯特后来才看透，蒙默思表面上谦恭有礼、衣冠楚楚，实际上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他从不暴跳如雷、开口骂人，也从不失态，但他却心狠手辣，还没等你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就已置你于死地了。

“你的情况我调查过。”蒙默思说。“你既是一名优秀的记者，又是一名出色的作家。想来想去只有你才能胜任我们交给你的这项工作。况且你不属于任何报纸或杂志，因此你是我理想中的人选。你没什么坏习惯之类吧？”

伯特摇摇头，一心想着那周薪一千美元的六个月合同。

蒙默思往自己杯里倒了点茶，接着说：“报社里除了美国人，还有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便吧？”

“不会，对你所说的一切我都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便。”

^①贝弗利山庄：美国好莱坞影星的居住地。

“报纸需要补充新鲜血液，增加一些了解读者心理、懂得投其所好的老手。当然也可能出现问题，比如我的那些人能否与美国人处得来之类的问题。不过那对你不会有影响。”

伯特微微一笑。“你雇我是当闲话栏作家，不是当社会活动家。”

“噢，那当然。”蒙默思仔细审视他，好象要看穿他的心思。蒙默思呷了一小口茶，继续说道：“你知道，关键的问题是广告。报纸要靠广告来维持，要吸引广告商就要迎合读者的需要。所以，我对你的要求就是赢得那些读者。”

“试试看吧。”

“不行，光试试看还不行。我雇你可不是为了试试看，而是要你尽全力去赢。”

伯特把战抖的双手藏在桌面底下以掩饰紧张的心情。

“我会赢的。”

“这就对了。”蒙默思又喝了口茶，眼睛从茶杯上方注视着伯特，说：“我想，为你提供消息的那些人都相当能干吧。”

伯特马上明白，蒙默思是个急于求成、不能花时间等待的人。“我那些闲话搜集人都相当出色，蒙默思先生。”他差点说，“如果他们一个个都是草包，你就不会坐在这儿优哉游哉地品茶，也不会这么仔细地打量我，就好象我是猎枪瞄准镜里的一只大象。”

“是的。”蒙默思说。“我想他们会干得相当出色的。你的交际面好象很广，什么体育界、政界和艺术界，各种各样的人你都认识一些。是啊，只有跟这些人打交道，你才能

写出第一流的闲话栏文章来。”

伯特伸手去端自己那杯加水苏格兰威士忌。“这在一切新闻报道中都一样。要想弄清真相就得找准人，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巴不得蒙默思别再这么死盯着他看。

“你把提供消息的那些人都记录下来的吧？”

伯特点点头，目光越过蒙默思的肩头，看着他身后的院子。“我有这些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这么做已经有十年了。那些人不在乎提供材料，只要不把他们的名字登在报上就行。”

“是啊，背后中伤也是一门微妙的艺术，有时还真少不了。要不要再来一杯？”蒙默思脸上第一次泛出了笑容，不过这也是他唯一的一笑。

伯特走进卧室，站在那儿沉思起来。给这个英国人干活意味着卷入战争。蒙默思靠办报成为亿万富翁。他能有今天就是因为他不认输。蒙默思此番把《考察家世界》报买下来，就是为了跟旧日的劲敌罗宾·伊安·达西争个高下。达西不久前才从伦敦来到纽约，双脚刚踏上这座城市，就成了名噪全国的风云人物。他为《纽约先锋日报》撰写的闲话栏文章使该报销路大增，迅速吸引了广大读者和广告商。一向瞧不起他的蒙默思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蒙默思决不甘心第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更不甘心败在罗宾·伊安·达西的手下。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伯特，把他从加州请到纽约来就是为了赢，为了击败达西。蒙默思要他搞垮这个纽约最红的闲话栏作家，迫使达西拜倒在自己的脚下。为此，他给伯特限定了六个月的时间，届时要是达不到目的，他就会请伯特立即滚蛋，另聘他人。伯特接受这份差事

真可以说是如履薄冰，只有迅速行动才能化险为夷。

伯特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上中学时他开始向校刊投稿。他发现当自己对某件事感到气愤时，文笔就格外出色。伯特的叛逆性格使他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他桀骜不驯，心直口快，从不退缩，憎恶弄虚作假，喜欢揭人短处。

父亲不仅富有魅力，而且事业成功。影星们和电影界其他一些人士视他为亲密伙伴。尽管他欺骗了伯特的母亲，但她仍然爱慕他。伯特的两个妹妹也是如此。无论如何，父亲总是父亲。况且他相貌英俊，又在电影界工作，这样的父亲怎能不教人敬爱呢。但是她们对伯特却不那么爱。伯特为此愤愤不平，要证明事实并不如此。他巴望父亲犯个过失或做件错事，或多或少能表明父亲并不值得安东尼家的女人们如此热爱。

伯特亲眼目睹父亲依靠魅力，略施小计就随心所欲地左右他人。当他发现父亲凭着自己的才干合法地为制片厂掩饰一切丑闻，不禁暗地里庆幸自己找到了证据。那年伯特十九岁，正在念大学。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父亲的过错，说他如何虚度了年华。那时正值六十年代，年轻人生活在由父母而不是由自己创造的世界里，一个到处都是战争、暗杀和腐败的世界。

六十年代过去了，本来与上一辈人格格不入的伯特这一代青年变得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开始讲人性了。父子关系开始改善。加里·安东尼认为任何革命都不过是把权力交到了新的统治者手里。让奴隶做主人等于又创造了新的老爷，奴隶制永远存在。解决老问题的办法变成了新问题，所以世界上的问题是永远也解决不完的。伯特笑着表示同意。加里·安

东尼变得平易近人，这是由于他失去了左右他人的权力。制片厂每况愈下。服装道具拍卖给了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储存的胶卷转让给了电视台，不动产则到了商业中心和公寓大楼的建造商手中。

制片厂不再与影星签订拍片合同，也不再包租影剧院，影片产量下降了近三分之二。没有电影，没有影星，制片厂就不象从前那样需要加里·安东尼和他那只装满钞票的黑皮包了。影星们再遇到两性、吸毒和其他乱七八糟的问题时，都由他们自己的律师和私人经理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一本正经的电影再也不能影响社会习俗了，演员们也无须对制片厂俯首帖耳了。加里·安东尼面临着一个新时期，而他又与此格格不入。他看上去比以前苍老忧郁了，脸上有了皱纹。依旧是黝黑的皮肤，可笑容却显得那么勉强疲惫，缺乏自信。伯特不禁萌发了恻隐之心，不再和父亲过意不去了。

待会儿他要从旅馆给父母挂个电话。二老此刻正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打算继续往北到大峡谷去。母亲一直希望能去那儿看看，可父亲总是忙于制片厂的工作，脱不开身。两个妹妹在上大学，谁都拿不定主意毕业后干什么好。他们彼此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兄妹情意比以前深厚。如今他们都已长大成人，再也不会争父亲的爱与关心了。

还有三十分钟莱斯莉就要来了，伯特还是不想穿上衣服。他们今晚不打算出去，莱斯莉就喜欢光着身子在屋里走来走去。电视里的电影快完了，伯特很想找些东西看看。他没有买本地的报纸，他认为这是浪费时间。由于洛杉矶的房地产业是个方兴未艾的事业，报纸上往往整版整版地登载分类广告，出售房屋可以发笔小财。至于新闻或有趣的报道，

那就别费那个心去找吧。

可是所有的书连同他的笔记本都运往纽约了，还有道奇斯俱乐部的运动衣和圣佩德罗的帕德雷斯俱乐部的棒球头盔。帕德雷斯棒球俱乐部真糟透了，伯特禁不住要戴戴它的头盔。道奇斯可不同了，伯特曾是这个队的一员，今后仍然会想念它，为它喝彩的。

说到圣佩德罗，那儿的球队蹩脚不说，那儿的地区检察官和该区的两家主要报纸更是卑劣。他们竟把一个无辜的妇女投进监狱。伯特曾努力帮助她，临了险些和她一同关进监狱。事情是这样的：他得到一个秘密消息，说地区检察官为指控一名亚美尼亚妇女犯有谋杀罪而提出的证据十分可疑。这位检察官正准备宣布参加副州长竞选。向伯特提供消息的是被他解雇的一个家伙，想借机报复。

伯特花了几周的时间调查事实真相，仔细研究了检察官写的犯罪记录、起诉书、颠倒是非的判决、与当地警察和知情人的谈话记录等等，并采访了那位被监禁的妇女以及她的家人和朋友。最后了解到出庭作证的两个证人自己就曾被控犯有刑事案，由于进行了幕后交易而未受审判。如果伯特把这些事都兜出去，就会断送这位检察官的政治前程。

然而，伯特的文章并没有发表。向伯特约稿的《边远西部》杂志和其他四家加州报纸都拒绝登载他的报道，其主要原因因为检察官是加州报刊第二大广告商的乘龙快婿，没有人愿冒风险，丢掉赚钱机会。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州长希望检察官做自己的竞选伙伴，因为他能拿出几百万美元作竞选经费。州长的连任基本已成定局，没有哪家报纸胆敢与州长和新任副州长为敌。